

文学小丛书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081

族研究所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我的第一个上级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69,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3}{4}$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695

定价0.27元

前 言

马烽同志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一个贫农家庭里，七岁后移居汾阳县。他读小学时，就参加田间劳动，并给本村一家药舖糊药袋，赚一些零钱。一九三七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高小读书。由于阎锡山匪军骚扰，学校关闭，他又回家务农。一九三八年春，他参加抗日部队，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里，他先当战士，后来当宣传员；战事紧张时，仍扛枪上前线。一九四〇年冬，他到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开始业余文学习作。一九四二年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一九四三年初，他回到晋绥边区文联。当时，马烽同广大文艺战士一样，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号召，到工厂和农村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从此就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马烽在《晋绥大众报》当记者、编辑，经常学习群众语言，按照工人、农民的口气写文章；为以后他作品语言的通俗、生动、精炼，打下基础，也为他的小说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继承民族传统，打下基础。

他同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在此前后，马烽还参加过几个刊物的编辑工作。一九四七年春至一九四八年冬，他投身到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九四九年，他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理事，并在作协任职，直到一九五六年春。在北京的这七年中，他每年有两三个月到山西下乡，深入生活，不断写一些短篇小说，并同西戎合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马烽要求回到故乡山西。一九五六年春，他调回山西后，任省文联副主席和作协山西分会主席；为了便于深入生活，从事写作，有两年兼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其间除写十几个短篇小说以外，还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传记体长篇小说《刘胡兰传》。一九七七年被选为中共十一大代表。

马烽同志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在《讲话》的指引下开始文学创作的。他的长篇小说、电影文学，都曾有过较为广泛的影响。但是，在二十年（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时间内，他经常运用的写作形式，是短篇小说。马烽一共发表过四十多个短篇小说，从总的数量上看，不能算多。但是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广大读者注意，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马烽短篇小说突出的特点是，洋溢着对社会主

义的衷心热爱，努力歌颂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新人物。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切变化，都十分锐敏地感觉到，并把新生活中萌发的幼芽及时地反映到自己的短篇里。土改以后直至公社化期间，农村生活的重大变化，他的短篇都作了艺术的反映。马烽对农村中的新人物十分熟悉，对这些人物的身世和思想感情、声音笑貌，都娴熟于心。写他们就象谈自己的家人、亲友一般，侃侃道来，风趣横生，一个个人物便英姿勃勃地站在读者面前。

马烽的作品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但又有挺拔的身姿和缤纷的色彩。它们是经过提炼、熔铸而成的艺术品。他力图做到“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集子里的一些人物也确实成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中引人注目的艺术典型。

马烽短篇小说还有很鲜明的一点：幽默。他很能领会农民的那种特有的幽默，又能恰到好处地表现在他的人物身上。读马烽的这些短篇，常有这样的情况：眼里还凝聚着激动的泪水，脸上却止不住浮上笑容。不过，在个别地方，偏爱和欣赏农民身上某些落后的习惯和趣味，却会影响到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一点早已为评论者指出。

马烽还喜欢用第一人称，这里选的八篇小说，其中有六篇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这个写法便于把许多事情集中到一个人物身上。“我”可以写其所

见，又可写其所闻，再加以回忆，方便自如。有的时候，“我”只是采访者，不参加情节中去。有的时候，“我”便以作品中的一个人物出现。这种写法有方便处，当然也有局限性，因为“我”总不能处处同所要刻划的人物在一起，安排必须合理，避其所短，用其所长。但马烽运用这种写法相当自如。

编 者

一九七八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饲养员赵大叔	1
韩梅梅	20
三年早知道	40
“停止办公”	66
我的第一个上级	75
临时收购员	96
太阳刚刚出山	107
五万亩红薯秧	129

饲养员赵大叔

我去到甄家庄农业社，正是秋收快要结束的时候。那天上午，社员们都到场里地里工作去了，办公室里只有社长甄明山和一个年轻女会计，在忙着核对账目。

甄明山是个四十来岁的农民，短粗个子，圆盘大脸，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看样子是个能干的角色，他一面烧开水，一面向我介绍社里的情况，一面还要回答女会计提出的一些问题。……

正在这时，从门外撞进一个老汉来，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但胡子却刮得光溜光，头上戴着顶呢子鸭舌帽，脚上穿着对旧皮鞋，身上却是老庄户人家的打扮——蓝布袄，蓝布裤，腰里扎着条白布腰带。他一进门就对着社长直嚷嚷：

“我不干了，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辞职，准不准？说话！”

“不准！”甄明山满不在乎地说。

这老汉马上把帽子脱下来，举在手上，唱道：

“听他言不由人怒发冲冠，好一似烈火上又把油添，好恼，呀，呀，呀……”他一面唱，一面还学着须生

的架式，又吹胡子，又甩袖子。引得我们都大笑了。女会计用手绢擦着笑出来的眼泪，说道：

“赵大叔，你每天要来捣一阵乱，把人的头都吵昏了！”

“怎么？秀英，昏了？”赵大叔连忙坐到椅子上，闭起眼睛，学着旦角的腔调，呶声呶气地唱道：“我昏昏沉沉一梦中，耳缝里忽听有人声，……”

没等他唱完，秀英和甄明山已经笑得东倒西歪了；我也笑得差点把开水碗打了。赵大叔搓了搓手，又用指头在两只眼上摸了一下，继续唱道：

“……我强抖精神睁开眼……得啦切，光光光……啊！这是哪里来的客人？”他忽然看到了我，问社长。

甄明山忍着笑对我说：

“这是赵大叔，哦，哦……赵吉成老汉，人们都称他赵大叔。我们社里的饲养员。”又回头对赵大叔说，“这是县上来的，老马同志。”

赵大叔听了，连忙和我打了打招呼，扭头又冲着甄明山说：

“不干了，何必在这里受人的气！非到太原去不可。听见了没有？我马上就卷铺盖走啦！”

甄明山笑着说：

“随便，那是你的自由权。”

“好！得令。马来。”赵大叔拱了拱手，口里响着

锣鼓乐器，迈着台步向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又返回来，正正经经地问甄明山道：

“我是来问你：这几天有人进城没有？有好几个套包子破了，赶快要扯几尺布回来补一补咧！”

“明天有人进城去。”甄明山说，“要几尺布？”

“有五尺就差不多了，要结实一些的。”他说完，这才走了。

我问甄明山道：

“这老汉工作怎么样？”

“再好也不能了。”甄明山说，“你别听他嘴上说不干了，要到太原什么的，其实，真让他走，他也舍不得离开那些牲口！”

甄明山接着告诉我说：赵大叔今年（一九五三）春天，曾经去过一次太原，是他大儿派人来接他去。他大儿抗日战争开始就当八路军，南征北战打了十来年。去年夏天才离开部队，调到太原一个工厂里当了副厂长。好多年没有回家了，想回来看看老人们，可是工作忙得顾不上，后来就派人把他接去了。赵大叔到了太原，心里老惦记着牲口，住了没三天，闹着非走不可。后来收拾了他儿的一些破旧衣服就回来了。当时村里有些人问他说：“好不容易到了大地方，为甚不多游玩几天？”他说：“儿子媳妇整天三更不睡、五更早起忙工作，人家工人们整天在红炉大火跟前忙生产，咱摇来摆去没事干，心里可不好

过哩！”

这时秀英接上说：

“赵大叔在太原还闹了个笑话：他住在三层高的洋楼上，半夜三更睡得好好地，他忽然爬起来，穿上衣服满屋里乱摸索，把他儿惊醒了，问他找什么，他说：找草筛，给牲口添些草！”

“这老汉对牲口真是关心到家了！”甄明山用赞叹的口气说，“全社现在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我问道：

“刚才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秀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他那是学我咧！今夏天因为算劳动日账，我和赵满囤吵了一架，当时我说过那些气话，谁想就给他留下话柄了！”

赵大叔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去找他谈一谈。甄明山要领我去，我说：“你们算账吧，我能找到！”

他们告我说：喂牲口的地方在东院里，出了大门往东拐。我按着他们的话走到东院里。院子很宽大，打扫得干干净净。靠东墙整整齐齐地垛着两大堆谷草。北边是一排新盖起来的马棚。牲口都上地去了，马棚里空空荡荡，院子显得很安静。只见赵大叔坐在西房门前编草筛，一面编，一面唱。旁边一个二十来岁的瞎子帮他削柳条。我站了老半天，他们

也没有发觉。后来我说：“赵大叔，唱什么啦？”

他头也没抬地说：“打金枝、骂金殿、三娘教子、牧羊圈。怎么？你不高兴听？滚蛋！”

旁边那个瞎子推了他一把说：“赵大叔，刚才说话的可不象咱村的人！”

赵大叔忙抬起头来，一看是我，笑着说：“哈，是老马呀，我还以为是赵满囤咧！”

我开玩笑问道：“你刚才不是说要卷铺盖走？怎么还编草筛哩？”

他“嗨嗨嗨”地笑着说：“不说不笑不热闹，那两个年轻人整天忙工作，让他们也歇一歇，喘一喘。老马，坐下，抽烟！”他说着，把烟袋掏出来递给我。我坐下来，边抽烟，边和他们闲谈。

赵大叔告我说：那位瞎子是他的助手，名字叫王根锁。别看他眼看不见，干活可有两下子，锄草、垫圈、担水……都能干得了，是他的个好帮手。当初喂牲口的只有他一个人，后来牲口多了，才加上王根锁。现在他们两个人一共喂着十三头牲口，有四头骡子、六头驴、两条牛，另外还有一匹马。提起马来，赵大叔眉飞色舞地说：

“哈，真是匹好马！买来二年多，去年春天已经生了一头骡驹，今年秋天又要生了，又要生了！”

正说到这里，只见从大门外，慌慌急急跑进一个老太婆来，一进门就对赵大叔喊：

“赵大叔，请你快去给看一看，这不知得了什么病啦！天爷！这可该怎呀！”

“什么病了？”

“牛啊！我家的那头牛，一天多都没倒嚼，肚子胀得象鼓一样。”那女人急得满脸汗珠，跌舌拌嘴地说，“这是多好的条牛！去年八石粮食买的……”

赵大叔没听那女人说完，急忙就跑回了西房里。过了一阵，拿着个小白布包包出来，嘱咐王根锁说：

“牲口回来以后，先让歇一歇，再往槽上拴！”

说完，匆匆忙忙相随那女人走了。

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账算完了。甄明山问我道：

“怎么回来了，没有找见赵大叔？”

我把赵大叔被一个老太婆请去的事说了说。他们想了半天，猜想是郭二保家娘。那是家单干户，今夏天牛就病过一回，也是请赵大叔给治好的（后来知道果然是郭二保家的牛，这回赵大叔又给治好了）。我问他们道：

“赵大叔还懂兽医？”

秀英笑着说：

“那是我们社里的牲口专家，周围村里都有名。”

甄明山说：

“以前也是个外行，这二年才学会的。”

我说：

“找这么个饲养员可不容易啊！有的社因为牲口喂不好，生产都受了很大影响！”

“是啊！我们社开始为这事也伤了不少脑筋。”

甄明山接着就给我讲述这件伤脑筋的事：

甄家庄农业社成立起来快三年了，前后换过三个饲养员。初开始是赵满囤。那时牲口不多，只有两头骡子四头驴。赵满囤喂牲口满有经验，就是爱耍奸取巧，不好好工作。他喂养了不到半年，牲口都瘦得不象样子了。社员们非常不满，意见纷纷，有的甚至提出要退社。后来社务委员会撤了赵满囤的职，换了张正万。

张正万是个年轻小伙子，工作倒是满积极，喂了两个月，牲口也有了点起色，可是后来死活不干了，坚决要求调换工作。他说：“每天铡草，垫圈，担水，煮料……这些零七碎八的事咱倒不在乎；唯有夜夜起来添草料这事，咱受不了。一夜起来三、四趟，这还睡个什么觉？万一到时候醒不来，牲口只好饿着。再干下去，不是我累病，就是牲口饿死！”张正万辞了职，谁也不愿意干这事。后来党内研究了一下，有人提议让赵大叔干。赵大叔说：“党分配我干，我就干！反正这工作总得有人做，还能因为没人喂牲口让农业社散了！”

赵大叔是个老庄户人，从小就喜爱牲口，可是他

自己并没有专门喂养过。那时穷得不要说买牲口，连张皮子也买不起。老实说，赵大叔对喂牲口并不怎么内行。他初担任饲养员的时候，连他二儿赵树义都担心他喂不了。赵大叔说：“谁也不是天生就会，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不用心。”

赵大叔自当了饲养员，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这一工作上。他经常去向喂养过牲口的人们请教，社里也特意为他召开了几次老农座谈会，专门座谈喂牲口的经验。有时县上“兽疫防治站”的刘大夫来检查牲口，赵大叔就跟在人家后边，问这问那，刘大夫也耐心地告诉他。他每次碰到刘大夫，总是用双手敬礼，用唱戏道白的声调说：“刘老师在上，弟子有礼！”其实刘大夫顶多不过三十岁。后来刘大夫送了他几本《怎样把牲口喂好》、《牲口疾病常识》等小册子。赵大叔象得了宝贝一样。每天一有空闲，就拿出这些书本，去找识字的人读给他听。去年冬季，他又参加了村里的“速成识字班”，学了三个月，认下一千多生字。这以后，他就不再找别人读了。每天把杂务事情处理完，就戴上老花眼镜，拿着书本，一字一句地读给王根锁听。遇到“拦路虎”就去问别人，学到一点好的办法，马上就试验。

赵大叔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饲养方法。现在真算是甄家庄农业社的饲养专家了。

甄明山讲到这里，好象作总结似地说道：

“赵大叔真够得上个学习模范。工作上那就更不要说了。从来也没有向我提过什么困难；一有困难，他自己就想法克服了。”

“我来给你说件事。”秀英说，“赵大叔开始喂牲口，夜里不敢睡觉，怕到添草的时候醒不来。可是夜夜不睡觉谁也受不了啊！后来他就想了个好办法：每天临睡觉的时候，一连喝好几大碗开水，睡上一阵尿逼醒了，赶忙起来小便，给牲口添草。再后来，又有更好的办法了。你猜怎？”秀英望了我一眼，没等我回答，继续又说，“今年春天，他不是去过一次太原？当时，他儿和媳妇又要给他买这东西，又要送给他那物件，赵大叔什么也不要，只要他儿床头上摆的那只闹钟。因为他看见这玩艺怪有意思，要它什么时候响动，就什么时候响动。赵大叔自从带回闹钟来，晚上就用不着喝那么多开水了。据赵大叔说：机械化了！”

我笑着随口说：

“这老汉倒挺有意思！”

“有意思的事可多啦！”甄明山说，“你还没见他喂牲口哩，以后你可以看一看，那才真有意思咧！”

赵大叔喂牲口，真是有意思极了。我第一次看他喂牲口，是来到这里的第三天晌午。

那天，我一进大门，远远见他从西房里端着一簸箕料往槽跟前走。牲口看见他，都“吱吱唔唔”叫喊。